

書 叢 學 文

孽 冤 活

冊 中

著 俄 囂 國 法
譯 忽 俞 葵 皖

社 學 共

1 9 2 3

活冤孽卷五

一 古代法庭之一閃

一四八二年的時候，有一位貴人落々又帶司土非耳是個極安樂的人物，又是巴圖魯，別恩的鄉紳，意夫列和聖央都列的男爵，國王的內閣大臣和司庫，巴黎的市尹。他自那彗星年一四六五年十一月六日從國王得了這巴黎市尹的美位置，至今已十七年了，每年很有大宗的進益。在一四八二年內還有這樣一位大員是在路易十一的天然女兒和布朋庶子先生結婚的時候就職的，真是大可詫異的事。落々又帶司土非耳代替了日Y克司，万一里哀司做巴黎市尹的那一日，約安多委閣下就代替了愛里討列特，先主做了國會法院的第一院長，約安乳失列耳，余山司替代了皮哀莫，万一里哀司做了法國的庫藏大臣，皮哀，父口意的皇室總管的位置就讓給了雷惡耳特，倒忙司。你且算算自落々又帶司土非耳做了巴黎市尹之後，這些院長，大臣，總管的職換過多少人囉，那落々又却把他的飯碗牢牢的守住，沒絲毫動搖。他黏住他這位置，和這位置團結

一塊，分析不開，在這許多年內竟沒有遇着路易十一的那個喜歡更換大臣的脾氣，這位國王是個多疑鄙吝好勤的君，平時最喜歡黜陟官員，維持他權力的伸縮的。不但如是；這位寶貴的巴圖魯還給他兒子運動得他這位置的承繼權，那克司帶司土非耳先生的大名字就刻在巴黎市尹署的官錄的第一頁上和他自己的名字刻在一塊，已有兩年了。真正是皇恩浩蕩，不錯，落又帶司土非耳是個好將士，他也曾忠心報主舉旗和公益會相鬪，那皇后在一四……年入巴黎京城的時候，他也呈獻過一個奇異的鹿兒，全是糖做的。他和王室總管土里司唐樓密特閣下非常要好。這位落又閣下的生活真正安樂。他的俸金是很受用的，俸金的外，好像葡萄園內多出的葡萄樹一樣，有市尹署的民刑事掛號費，和夏特雷下級法庭的民刑事收入，還有忙特和考別意的橋的小橋費，巴黎蔬菜稅，柴火油鹽官賣的贏餘。

無論怎樣，落又帶司土非耳閣下，雖然可以過一個安靜快活的日子，一四八二年一月七日早晨起來的時候却十分不快，滿臉殺氣。他的怒氣從那裏來的呢？那是他自己也說不出來。況且，那日是節後的第一日，這日是沒人高興的，那些地方官却加一倍不高興，巴黎大節日

裏積聚下來的各色骯髒物件，都要在今日糞除。且他還要在大夏特雷坐堂。看官大約曉得的，凡做審判官的都有在他坐堂的日子發脾氣的規矩，故子他總尋得出個把人來拿着國王、法律和公理的名義隨便出他的氣。

只是那法庭却沒等他來就已開審起來了。他的民事、刑事、特別事代表照着向來習慣代他在那裏行事；自清早八點鐘，就有幾十個百姓，男的、女的，擁擠在夏特雷下級法院的一個暗角裏，牆子和一個橡樹的柵欄中間，聽那市尹先生的代表，夏特雷聽訟官弗落里央巴不帝哀閣下來七夾八，糊裏糊塗的判斷那些民刑案件。

這聽訟官是個聾子。這宗毛病於一個聽訟官倒也是一件小事。弗落里央閣下判事很有能幹的聲名。一個聽訟官只要做出聽的樣子，那就準够了；這就良法上的唯一要件，這位寶貴的聽訟官於這一門沒有比別的聽訟官再勝任愉快的了，原來他不會給別聲音擾亂他的視聽囉。

況且那旁聽席中有一位糾察他舉動一點不肯放鬆的人，就是我們的朋友約安夫羅落慕南，昨天那個小學生，他是除了那總教授的座前那塊地方之外，巴黎各處都可遇見的。

落賓浦斯潘在他一旁嬉笑着，他自己在那裏評論眼中所見的各事情，只見他對他的伴兒低聲說道，「看呀，這是什麼來了？我的具彼得呀！好多的警察哪！全隊狗子都來了。大約是件大獵品。一隻野豬。——一隻，落賓，一隻。——還是一隻上好的！——哎喲！這是我們昨日的太子，我們的傻教皇，我們的鐘頭，我們的獨眼人，我們的駝子！我們的鬼臉大王！這是克什莫多……」

原來是一點不錯的。

這就是克什莫多，綁着，纏着，箍着，鎖着，守得牢牢的。這隊圍着他的警察中間，那夜邏隊長也親到了，胸前繡着一個法國徽章，背上繡的是巴黎城的徽章。如果你望克什莫多一看，除了他那副怪形之外，也看不出什麼值得這般劍戟森嚴般守衛的；他只是沉靜無語。有時把眼望一望細綁他的繩索，帶着一點氣憤的顏色。

他也望望那些人家，只是那眼光是沒神要眠的樣子，那些女人也不過拿手指着他嬉笑。

不過那聽訟官弗落里央閣下，却細細看那書記官遞給他的那本控告克什莫多的罪狀案卷，看過一遍，似乎心中思量一會。他動問的前有了這一番戒備，就曉得那被告的名字，職業，罪名，

預先擬定幾句問話就對準着那預先擬定幾句答語，這們樣從那問話的各處曲折的地方慢慢的摸索過去，也不至十分叫人看出他的耳聾。故子那本罪狀案卷就是那瞎子的那條狗兒。如果偶然有一句兩句不聯貫不清晰的話頭把他的毛病露出一點馬脚，有的人必說是奧妙，別的人就說他精力不足。無論說那一樣，他審判的材幹上都不受什麼污點；因為一個審判官有一個衰弱或奧妙的聲名，總比有耳聾的聲名好一點。故子他下了很大的工夫在大家眼裏把他的耳聾掩飾起來，平時都安安穩穩的遮掩過去，到後來他就自己騙起自己來。這件事，你不相信，却是很容易的。凡駝子都是擡着頭走路的，凡口吃的都說是演說慣了的，凡聾子都是輕說話的。他呢，他最多亦不過說他耳朵不很服他驅使罷咧。這是他摸着良心的時候纔肯承認的。

他把克什莫多這案件咀嚼了一遍之後，就把頭往後一仰，眼睛半閉，愈顯得他威顯公正，這時會他又聾又瞎，沒有這兩樣性質，不能算做全材的審判官。原來他就在這一個法官的姿勢的中間開始問話囉。

「你叫什麼名字？」

現在是一個聾子問又一個聾子的話，這種案件却是法律上沒預料到的。

克什莫多也沒有人知會他那審判官問他這句說話，還只管向着那審判官望着，不答應。那審判官是聾的，也沒人知會他這被告是個聾子，打量他同普通的被告一樣，已經回答他的話了，就蠢蠢的好像留聲機器一樣，唱他第二句。

「不錯你的年紀呢？」

克什莫多也沒有答應他這句問話。那審判官相信他回答了，接着問道：「現在且說你的職業是什麼？」

還是沒回答。那旁聽席上却起始輕輕議論，大家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那心定的審判官以為那被告答完了他第三句問話，說道：「够了。你是被告在我們這裏：第一是犯夜；第二是侮辱一個女人的身體；第三是反抗國王的弓箭手。這幾張事體上你還有什麼話說。」——書記官，你把被告剛纔所說的話都錄上沒有？」

大家聽見這句發笑的問話，滿堂都大笑起來，這陣狂笑，到處傳遍，就是那兩個聾子都覺得

了。克什莫多把身子轉了一轉，駝背仰了一仰，做出不屑的樣子；那弗落里央閣下呢，也一樣的吃驚，打量這些旁聽的發笑，是那被告的侮慢的答話引出來的，就對他發威道：「蠢材，你這樣放肆，你這句話就該死罪！你知道你對什麼人說話麼？」

這一陣談諧却止不了大衆的狂笑。大家都覺得他這話有點不對題，就是那笨如鹿豕的荷槍的警察們也發笑起來。只有克什莫多一個仍照舊是靜肅的，這也莫怪，原來他不曉有什麼事體經過囉。那審判官愈加動怒，相信應該用一個嚴厲的聲色；那叫被告害怕，那旁聽的自然就知自己檢點，尊重法庭的威嚴了。

「閣下，你這樣的肆無忌憚，膽敢侮辱夏特雷的聽訟官，侮辱維持巴黎地方治安的長官；你知道我有檢舉各種罪犯過惡的權柄；凡管轄各種行業，禁止專利，修理街道，禁止壟斷鷄鴨野禽，監察柴鹽的買賣，掃除城內的塵灰，消滅空中的病原，所有公益的事業，都係我的職守，並無薪俸，並無獎勵。你要知道我的名字是弗落里央，不帝哀，是市尹先生的正式代表，又是委員，推事，監察官，審問官，在市尹公署，縣署，保護法院，和下級法院裏有一樣的權力的。」

一個聾子對着一個聾子說話是沒有應該在什麼時候止住不說的理由的。弗落里央的詞鋒一發好像潮水的一般涌出來，如果不是他後面那個矮門忽然開了，讓市尹先生本人走出，只有上帝纔曉得他什麼時候收束呢。

市尹進來的時候，弗落里央却沒有即時住了，却在他腳後跟上打了半個轉身，忽然將剛纔攻擊克什莫多的那種憤激的話向市長身上射來；他說道：「大人，我希望你把這目無法紀，藐視法庭的被告置於極刑。」

他坐下來直噓氣，額上的大汗珠好像淚珠一樣的滴下，把他面前的羊皮紙濕了好幾處。落又帶司土非耳先生把眉毛一縐，對着克什莫多做了一個極嚴厲的手勢叫他靜聽，那聾子看見亦知覺了一點。

那市尹惡很很的對他說道：「死囚，你做了什麼事纔來到這裏？」

那可憐鬼當市尹問他叫什麼名字，破了他一向保守的沉默，拿一個粗糙的喉音答道：「克什莫多。」

這個答話和那句問話一點不聯絡，大家又從新狂笑起來，落々又先生怒得面孔發赤喊道：「該死的奴才，你也對我頑皮麼？」

克什莫多打量那審判官要知道他的職業，答道，「老駝丹的鐘頭。」

我們剛纔說過的那市尹今早起身就很不快的，他那盛怒已經用不着這些奇異的答話把他火上加油的了，他道，「鐘頭！我把你的脊背做一口鐘，把你在巴黎的大街用棍子敲打一頓。死囚，你聽見了沒有？」

克什莫多道，「如果你是要知道我的年齡，我想到聖瑪丁日就有二十歲了。」

這一打擊實在過於利害了，那市尹更是忍受不住。

「啊！你這該死的，你敢侮弄市尹警察先生們，你們把我帶這東西到谷列夫的行刑臺上，把他旋轉抽打一點鐘。他纔曉得我的利害，這混帳東西！我要把這個判詞叫四個發過誓的吹喇叭的在巴黎子爵屬地的七個區域內宣傳出去。」

那書記官就把這個判詞錄了下來。

那小學生約安夫羅落慕南在他那個角裏喊道，「皇天后土呀！這判的真妙呀！」

那市尹掉轉身來，從新用那副射電的眼睛釘住克什莫多——「我相信這東西說皇天后土的呀！書記官，他發誓，加罰他十二枚銅元，拿一半去做修理聖余司奪希的用。我對於聖余司奪希却格外的虔敬。」

幾分鐘後，那判詞謄寫好了。那手續是簡單省便的。那市尹署和巴黎子爵屬地的習慣還沒有給院長第波別野和皇家律師落夜巴恩裝點過；還沒有那兩個法律學士在十六世紀之初所訂定的種種麻煩規程的約束。一切清晰，爽利，了當。不彎什麼圈子，一直向目的處進發，每條路的盡頭是車輛，吊架，或是枷子，都一目望得見，沒有什麼遮掩的。總而言之，你到底知到什麼地方去囉。

那書記把那判詞呈交市尹，由他蓋過印，離開這裏，再到別個法庭去，仍舊不高興，看來那日巴黎的監獄都要給他裝滿了犯人的。約安夫羅落和落賓浦斯潘是望着袖子裏笑。克什莫多就眼睛四望，神色沉靜吃驚。

那書記官到弗落里央巴不帝哀閣下來讀那判詞簽字的時候，却動了惻隱之心，可憐那犯人，想把他刑罰減輕一點，跑近那聽訟官的身旁，對着他耳朵指着克什莫多對他說道：「這個人是個聾子。」

他想這樣把那殘病通知弗落里央閣下，打動他的心，於那犯人或者有點好處。不過第一層，我們剛纔說過的，弗落里央閣下不願意人家覺察他是個聾子。第二層呢，他的耳朵的聾得這個樣子，那書記官對他說的話却一字沒有聽見；只是他要做聽見的樣子，答道：「啊！啊！這就不同了；我沒有曉得這個。這樣來，行刑臺上再加一點鐘。」

他就把判詞這樣改過了簽字。

落賓浦斯潘於克什莫多有一跌之恨，說道：「這却做的不錯，也好教訓教訓他以後怎樣待人之法。」

一一 鼠洞

我們昨天和谷南古去跟着哀司姆拉大就離開了谷列夫地，今天我們要求看官們答應，仍

舊帶列位到這個地方來。

那是早晨十點鐘了；昨日大節的形跡到處都看得見。那街道上鋪滿了各色垃圾；飾帶，鑲邊，烏毛，火把的臘油，公宴的零碎，樣樣都有。好許多的市民隨意在那裏閒逛，把脚去踢踢昨夜的烟火贖下的已熄的木塊兒，在美松落皮里哀前面狂笑，記着昨日陳設的那些美畫，今日再審視那些懸畫的釘兒，倒有一種回味。那賣啤酒的和賣汽水的，手裏拿着桶子在那幾簇人中間打轉。有些幾個似乎有事的人也走這裏經過。那些商人在店門檻上互相說話，互相呼喚。各人嘴裏都是那大節，那些大使，考浦落耳，傻教皇，他們似乎想看誰評論的最適當，誰最引人發笑。那時却有四個騎馬的警察跑來，站在那行刑臺的四角，那空地上四散立的人就有許多圍着他們聚攏來，他們自願立住不動，等得困倦，希望有一樣小小的行刑可看。

我們的看官現在如果看過了空地上各處的活動吵叫的景緻之後，再把他的視線射到那個半高置式半羅馬式的舊房子土羅蘭這一方面來，那所房子就在近着河步的西角上，他大約看見那門首的一角有一本公共的大禱告書，裝釘的十分美麗，有一所小屋，幫他遮蓋風雨，有一

個鐵欄防避盜賊，不過一個行路的要翻閱那本書時，却還伸得一隻手進去。那禱告書的近旁有一個狹窄的尖形窗洞，有兩根鐵條交叉的搭着，那窗洞是朝着那塊空地開的；那窗洞裏面是間地窖，別無門戶，只從那個窗洞稍微漏進一點新鮮空氣，一點陽光來，造的和地面一樣平，在那舊屋的牆內，外面雖是塊公地，巴黎最熱鬧的所在，到處都是人衆嘶叫，裏面都格外的沉靜，毫無生氣。

這個地窖在巴黎是很馳名的，已有三百年了，從前土羅蘭的羅蘭夫人因為他父親在十字軍中死了，就在他自己的屋子的牆下挖了這個地窖，把自己永遠關在裏面，拋了他的宮殿不住，鑽在這裏面，門戶都用牆堵塞了，只留那個窗洞，冬夏都是一樣，所有家財都施捨了貧乏和上帝。這位孤苦的女子真個在這預先排定的墳內住了二十年纔死。日夜和他的父親的靈魂禱告，睡在灰裏，就是一塊石塊也沒有做個枕頭，身上穿的一個黑袋，所有過路的可憐他給他留下點麪包和清水在他窗洞口邊，他就用這兩樣東西過活，這是他從前會施捨別人的，人家也就施捨他。他死的時候，他走進又一個墳的時候，他就把這個地窖永遠留給那些孤苦的婦人，無論是母親，

寡婦或是女兒，要是想和別的人或是他們自己終身禱告的，要想在他們大悲哀或大懺悔的時候終身活葬的，就可往裏面住。他那時的孤苦的人在他出葬的時候也淌了好多眼淚，祝告他升天；不過這虔誠的女子沒有什麼仗義的人，死後沒有冊封爲聖，好不叫他們失望。有許多不很虔敬的想着這件事在天上或比羅馬要容易辦到，就和死者直接禱告上帝，不去走那教皇的道兒。那大多數却只把羅蘭的紀念視爲神聖，把他的碎片當做聖物也就罷了。那城市一方面呢，就依了那女子的志願，在他的地窖的窗洞旁邊永遠安置了一本公共的禱告書，那些走路也好不時的停下，只要他們想着禱告，那禱告詞就叫他們想到施捨了，那們來，那繼承羅蘭夫人石窖的可憐的女修行人也不至於即時給人忘記了，餓死了。

這樣的墳子在中古時代的城市裏并非少見的物。那最熱鬧的街道，那最繁盛的市場，時常可遇見的，在城的極中心，在馬腳底下，車輪底下，一種地窟，一個井，一個牆子和鐵欄關着的小房子，在裏面有一個人類，日夜禱告，都有什麼無盡的苦痛，自願在那裏受罪懺悔，這種奇怪的東西在我們今日的心目中必定發生許多回想；這種可怕的窖兒，一種房屋和墳墓的過渡物，在墳園

和城市之間；一個活人已與人類隔絕，就在死人之列；那燈中的最後一滴的油將在黑暗中焚去；那餘生已在墳墓中打轉；呼吸，聲音，禱告，永遠在那石匣之中；那面目已永遠轉向別一世界了；那眼光已照耀着別一個日光了；那耳朵只向那墳壁那邊送；那靈魂監禁在身體內，那身體監禁在這牢獄內，一重筋肉和一重花網石裹住一個痛苦的靈魂，在那裏呻吟；這種種的情景在那時的人衆却一點不知覺。那時代的信仰，沒有什麼道理，什麼考究，在一件的宗教行爲上看不出許多方面來。他們一古腦的吞進去，尊敬，禮拜，有時也肯犧牲，不過不去管他有什麼的難受，也無什麼可憐的感覺。他們有時帶點施捨的物件給這些可憐的懺悔人，從洞子中間看看他還是活着不活着，不知他姓名，也不知道他在那裏等死等了幾年了，如果一個外方來的人看見這活骸骨在那窟子裏朽爛，動問什麼緣故，旁邊的人就隨便的應道：「這是個修行的。」

那時看物件僅憑一雙肉眼，只見外表，不會伸縮，也沒有放大鏡。那時候不但看精神的顯微鏡沒有發明，就連看物質的顯微鏡也沒發現。

況且我們剛纔說過的，他大城的中心，這種幽閉的所在是數見不鮮的，這也難怪他們不以

爲異了。在巴黎城內，這種禱告上帝的懺悔的地窖也有好幾處；幾乎都有人住的。不錯，那時的教會很小心不叫那地窖空了，這就見得信仰心不能堅決，如果尋不出要懺悔的人，就把一個癩子放在裏面。谷列夫那裏那個住屋之外，孟仁康有一個，夏尼哀陰落桑有一個；還有一個不知在那裏，大約在克利甸居；還有許多個散在各處，現在雖沒有遺跡可尋，然古老相傳下來，都證據很多的。律里又西第也有他的地窖。在聖欲恩非哀夫山上，中世紀的約僕的一種，在一個水池底下，一個糞堆上唱那七個懺悔聖歌，唱了三十年，唱完了又唱，夜間唱的更響，*Magna voce per umbras*，到今日那老年的人一進那條井說街的時候還覺得聽見他的喉嚨呢。

且說那士羅蘭的住屋是從來難得空着的。自羅蘭夫人死了之後，這所房子很少一二年內沒人住的。許多婦女來到這裏哭他的父母，他的情人，他的罪過，到死纔罷。那巴黎人多是刻薄的，什麼事都要管，就是和他毫不相關的也要雜在裏頭，他們瞎說在裏頭住過的人難得有幾個寡婦呢。

照着當時的風俗，那地窖的牆上也刻上幾個拉丁文字，好叫淵博的過路的知道這窟子的